

第一百四十六章 那個人講了一個故事

書名：《慶餘年》 作者：貓膩 字體：+大中小-

灰暗的陸地在燃燒。幽藍地海洋在燃燒，無窮地天穹在燃燒。天地間的一切。似乎都在那些高溫熾烈的火焰籠罩之下。拚盡全力擠出自己內部的每一絲燃料，添加到這一場火苗的盛焰之中。

火山噴發。滾燙紅亮地岩漿沒入海水之中，蒸起無盡的霧氣，又帶動著洋流開始掀起一道高過一道地巨浪。不停地拍打著早已經被熔成了古怪形狀的陸地，天地間充斥著令人心悸地光芒與熱量，充溢著毀滅的味道。

陸地上地動物們淒號奔走。皮毛盡爛，深刻見骨，似乎那些光線，那些波動，那些火苗是自幽冥而來地噬魂之火。永遠無法擺脫，無論它們逃離那些燃燒地樹林多遠，無論它們往草原下的深洞裏掘進多深，他們依然沒有躲過那些能夠讓所有生靈都滅亡的毀滅。

海洋裏地動物們也在不安地遊動。拚命地躲避著海底深溝裏湧出地熱量和有毒地氣體，那些習慣了在冰冷海水裏自在暢遊的哺乳動物。異常絕望地將頭顱探出水麵。呼吸入肺的卻是滾燙的空氣。和那些挾帶著致命毒素地灰塵。

天空中的鳥兒們還在奮力地飛翔，它們遠遠地避開天穹裏那些刺目地光芒。向著大地地兩頭拚命飛奔，生命天然的敏感讓它們知曉。大概隻有在那些人跡罕至的地方，才能夠尋覓到最後地桃源，這是一場與季節完全不協調地大遷移。而在這場遷移之中，絕大部分的飛鳥依然死在途中，落到了幹枯地大地之上。真正能夠躲離那些熾烈光線。黑色塵埃的飛禽，少之又少。

天地間地光線漸漸黯淡了下去。空氣中卻充滿了灰塵與烏雲，將頭頂那輪圓日異常無情地遮擋在了後方。整座青翠地大草原。早已變了顏色，在劫後幸存下來地動物們。集合在一處小水潭地周邊。絕望地爭搶著這唯一一處乾淨地水源，三十幾個大鱷魚伏在水潭的深處。水潭周邊無數隻動物聚攏了過來，開始挖小水坑，或有膽大地，強壯地肉食動物，勇敢地開始攻擊鱷魚地地盤。

天空中已經再也看不到任何飛禽地蹤跡，海底裏地魚兒們早已經被驚嚇到了深海的珊瑚礁裏，怎麼也不敢出來。遊戈在四周地鯊魚有些困惑地睜著那雙大大地眼睛。不知道這個世界究竟是怎麼了。自己地家究竟是怎麼了，而在海麵之上，十幾隻巨大地抹香鯨疲憊地飄浮著。偶爾無力地彈動一下自己地尾巴，更遠些地小島周邊。海獅們絕望而憤怒地對著天空嘶叫著。用殘忍地互相撕咬。發泄著心底深處地恐懼。

聚在水潭旁邊的動物漸漸死去，有互相殘殺而死，有因為吸入了空氣中的黑色灰塵而死。有因為饑餓而死。有因為幹渴而死，而更多地動物。實際上是因為飲用了水潭裏地水而死。

空氣裏一片幹燥。水潭周邊隻留下了無數慘白色的骨骸。或大或小。或踞曲。或驚恐趴伏。它們身上地皮毛血肉早已經歸還了大地，隻留下了這些白骨還遺存在四周。陪伴著水潭裏最強悍。經歷了數千萬年也沒有滅亡地爬行動物。

又過了一些日子，水潭幹了，重達數百斤的大鱷魚認命一般地伏在泥土之上。任由並不熾烈的太陽曬著背上地紅泥，漸漸死亡。漸漸幹萎。漸漸腐爛，漸漸化成令人觸目驚心的白骨。

實際上這些強悍的爬行動物最後實際上是被風幹的。

空中依然是一片死寂。除了那些滾動著。向著大地壓迫地黑色厚雲之外，沒有任何生靈活動地痕跡。而海麵上的情景更加殘酷。往日裏溫暖洋流與海灣北部寒流交會時的牧海處。無數隻大形地水生哺乳動物，或浮沉於島畔的海水。或沉落於幽靜地海底，那些鯨魚與海獅海牛早已經變成了腐爛地血肉，汙染了整片海水，讓整個海灣都變成了一處修羅場，空氣裏充溢著一股惡臭。

食腐的動物們因為這些巨大的存在。而苟延殘喘更長地時間，它們敏銳地察覺到，越靠近陸地地海畔。天地間越是充斥著死亡的氣息。所以它們的進食很小心。

終於有一天，幹燥。陰暗。有若地獄一般地世界終於降下了雨來。雨水擊打在草原邊緣殘留不多的樹葉上，也驚醒了那些躲在洞裏的昆蟲。圓圓地水珠滾落在泥地麵上。一隻甲殼蟲快樂地洗著臉。雨水漸漸匯在了一起，沿循著古舊地水道，向著草原深處進發。一路不知驚醒了多少用睡眠躲避毀滅的生靈。

涓涓小河注入那個被白骨包圍地水潭。令人感到驚奇的是，一隻深深地躲藏在河道岩石縫裏地蜥蜴還活著，它吐著腥紅地舌信。笨拙地踏過淺水，在鱷魚巨大的眼窩白骨裏舔噬著。間或伸起一隻右前足。孤單而暴躁地向四周宣告。它對這個水潭地擁有權...反正水潭四周足足有一千多具白色地骨架。都已經陷入了沉默，不可能對它地宣告表達任何反對意見。如果那些獅子、大狒狒都還活著，世界又是另一種模樣了。

不論是在哪個世界中，雨水總是代表著生命，這一次似乎也不例外。空氣中瀰漫著的那些黑色塵埃被雨水洗刷一空，這些被風也吹不散地塵埃。終究屈服在水神的威力之下。空氣裏重新出現了清新喜人的味道。四野的生靈因水而生，因水而聚。開始了歡愉的劫後餘生。重新開始了彼此之間的捕殺，哪怕是這種血淋淋地捕殺，竟也帶著一股生命地可喜的味道。

然而這些生靈並不清楚。這些自天而降地雨水，所挾的那些黑色塵埃是怎樣可怕地東西。它們更不清楚，雨水可以洗去塵埃，卻永遠也沒有辦法洗去瀰漫在天地間，那些根本看不見形狀。卻足以殺死絕大多數生命的線條。

下雨地時候，大海平靜了許多，波浪緩緩地將那些死去地動物屍體推至岸邊地礁石中，腐臭地味道被雨水清洗地好了許多。

然而雨越下越大，似乎永遠沒有停歇地那一刻，那些飲用了雨水地動物們，開始感覺到生命正在緩緩地遠離自己地身軀，它們不知道這是為什麼，那種本能地惶恐讓它們格外絕望，在潑天地大雨裏，拚盡了自己最後地氣力。開始殘忍而酷烈地進行著毫無意義的殺戮，甚至連自己地同胞都沒有放過。

或大或小的無數場洪水過後。陸地上的生命再次遭到了沉重地打擊。除了留下無數浸泡在肮水中的屍體之外。再也看不到任何生存地跡像。而海洋邊緣那些堆積的腐爛屍體。則是被這無數場大雨擊打成了一片一片的惡心泡沫。和那個童話完全搭不上關係。

然而上天對於這個世界的懲罰似乎依然沒有結束。雨水之後便是一場突如其來的降霜。由北至南。遍布四野地空氣驟然間降低了十幾度。看不見太陽地天地，似乎也混亂了季節，深寒的冬天就這樣出现在了已然危殆的生命麵前。

霜之後是雪，無窮無盡的雪，最先前地雪花還挾著黑灰地顏色，最後便回覆了潔白，看上去無比聖潔，覆蓋了天空。覆蓋了大地，覆蓋了海洋，整個世界都被籠罩在風雪之中，嚴寒降臨大地，冰層延伸入海。

白茫茫一片大地真幹淨，無窮無盡的雪，永無止歇地下著。雪地之上再也看不到任何生命活動的跡象，這個畫麵一直持續而平靜冷酷地持續下去。一年，兩年，十年，一百年...

範閑仿佛是從一個夢裏醒了過來，許久才將目光從空中地那麵光鏡中抽離，他地雙眼裏布滿了血絲。嘴唇有些微微發白，雖然先前畫麵裏顯示的一切。是他進入神廟之後。已經分析判斷得出的結果，然而真真切切地看著這一幕發生在自己的眼前。那種強烈的悲哀與痛苦，依然讓他地心裏地酸痛更甚。因為他知道這不是什麼神界。他也不可能像這個世界上地人們一樣。把這些隻當成神話。然後記在壁畫上。記在傳說中，他知道這一切都是真實發生地事情，那些死於大劫之中地生命們。都曾經真實存在過。

眼裏的血絲代表著疲備與心力交瘁，範低頭揉了揉自己的眼睛，然後再次抬起頭來，注視著空中光鏡裏那似乎萬年不會變化地雪地場景，他知道變化肯定會發生，不然文明如何延續到今日地世界？最令他心弦微顫地是，看到此時，他依然沒有看到那個世界裏的人們，那些曾經地同行者們。究竟遭受了怎樣可怕地折磨。

宏偉的，美妙地，精致的。樸素地。古樸的，簡陋的...建築，是這個世界裏與草窩山洞完全不相符的存在，也是那一場大劫之中遭受最沉重打擊地存在。那個世界的人們掌握了造物主的某些秘密，最終卻把這些大殺器扔在了自己的頭頂，這是何其荒謬地事實。

高溫融化了水泥(阿筋，衝擊波擊碎了所有地殘存。天地間不知形知名地射線殺死了所有地人們，幹旱過後是洪水。冰霜之後是風雪。不知多少年過去。在那茫茫的白雪覆蓋下。曾經有過地輝煌都已經被掩沒，再也沒有誰知道。曾經有一個種族。在這個世界裏曾經無比光耀過。

風雪不知多少年，終於再次有人出现在了畫麵之中。文明地毀滅。生命本能的求存，暴虐的廝殺再次出現，廢土之中，殘存下來地生命，隻可能為了活下去，而成功地展現了動物性裏最難被人性所能接受的那一麵。

範閑不想看這些。所以畫麵快速地旋轉推移，他就像坐在一個時光機器麵前，看著文明的殞落。看著文明地殘存，看著殘存地文明之火。終究還是消失在了蠻荒之中。

他看著雪下殘存地高樓被風雪侵蝕。垮掉。冰雪後的雜草占據了它們的身軀。憑借著時間風水和自然的魔力。將它們變成了一塊一塊的岩石與鏽礫，再也看不到任何最初地模樣。

他看著穿著獸皮的人們重新住進了洞穴，重新搭起了草廬，重新拾起了骨箭。卻忘卻了文字，忘卻了語言。

樓起了，樓垮了。樓又起了，範閑以往總以為文明是最有生命力的存在，再遭受如何大地打擊，總能憑借著點點星火，重新燎原。然而看著光鏡上快速閃過的那一幕幕場景，他才知道，原來文明本身就是天地間最脆弱地東西，當失去了文明所倚存的物質世界時，精神方麵的東西。總是那樣容易被遺忘。

畫麵閃過隻是剎那，然而這個世界卻已經不知道過了幾十萬年。上一次地輝煌終究沒有在這個世界上留下任何的痕跡。徹底地消失了。

範閑目睹這一切的發生，雙眼惘然微紅。盤坐於地，雙拳緊握。於剎那間睹千年，身旁青石未爛，世間已過萬年。

他真正地看到了滄海桑田。星轉鬥移。大地變化，他看到了曾經的海灣變成了沃土，卻不知那些無數動物死屍殘留下來地養分，是不是對於天地間的此椿變化有何幫助。他看到了火山活動平靜之後。那片死寂地草原微微崛起，脫離了洪水的威脅，從東北方行來了一個部族的原始人。開始辛苦地驅逐野獸，刀耕火種。

不知過了多久，一個蒙著黑布地瞎子踏破了北方地冰雪。來到了遠古人類地部族，他被後人稱為使者。

使者自北方來，授結網之技。部族子民向北俯地，讚美神眷。

又有使者自北方來。授結繩記事之法，部族子民再頌神之恩德。

再有使者自北方來。授文字之事。部族子民大修祭壇，於山壁間描繪岩畫，口頌神廟恩澤。

範閑將頭顱深深地埋進了膝蓋之中。急促的呼吸讓他的後背上下起伏，不知道沉默了多久。他終於明白了大部分的事情，自從他確認這裏是地球之後，他就一直有很多不明白的地方。為什麼這個世界上所用地文字，恰好是自己前世就會的文字，為什麼這個世界上的文字似乎沒有什麼太過繁複地演化過程，倒像是一開始便是這個模樣。

“我有一個問題。為什麼所有的一切都沒了，而你...或者說神廟卻還能夠保存下來。”範閑的聲音很沙啞，他此時基本確認，那一次大劫發生地時間。應該是在自己死後，但也不會是死後太久，因為這間神廟的建築工藝自己有些陌生，但畢竟在科技及文明上，還沒有發展出什麼自己不太明白地東西。

平滑的光鏡上麵。依然在上演著部落子民地一幕幕悲歡離合，開拓蠻荒時地熱血犧牲。這些經歷了數十萬年寒冬死寂的遺民們，早已經忘卻是太過遙遠的先古存在，然而畢竟是已經進化過一次地人類，當這個世間地環境已經允許他們相對自由地活動。那種深藏於集體無意識間地智慧，終於得到了爆發。尤其是那位蒙著黑布。來自北方的使者。每隔一段時間。便會降臨部族，帶去神廟的恩澤，更是極快地催化了人類社會文明地進展。

就像是一個開了外掛地遊戲一般。光鏡裏的畫麵極其快速地向前進展，人類似乎並沒有再花上幾十萬年地時間。才發展到如今地模樣。隻是從很多年前起，那位蒙著黑布地使者。便再也沒有出現在人世間了，承擔起這個任務地，則交給了那些行走在世間地使者，以及那些使者所教授的天脈者。

當範閑發問的時候，光鏡地畫麵正好停在一處孤峰之上，無數地百姓狂熱而奮勇當先地在地山體上挖掘著石階。然後將石料以及木材運送至山巔，要在那裏修建一座廟宇。

這座孤海孤懸海邊。一半山體渾若青玉，光滑似鏡，直麵東海朝陽，正是範閑非常熟悉。甚至親自攀登過地大東山。

神廟的聲音再次在四麵八方響了起來。語氣依然溫和。卻依然沒有什麼真正感情地味道：“博物館美妙的容顏得以保存。全部歸功於運氣，用世人的話來說。這便是天命所歸。”

是的。除了天命，除了運氣，還有什麼能夠解釋一座本應是數十萬年前的文明遺址。今天卻依然安靜地躺在大雪山裏。平靜而溫和地注視著世間遺民們的每一步腳印？

大概也隻有亙古不變的冰雪，才能抵禦住時間地威力，大自然無意間地破壞。沒有讓這座神廟像那些宏偉的建築一樣。在時間地長河中消失無蹤。

神廟是用太陽能的，這或許也是原因之一。可是遠古地那場戰爭，很明顯不可能帶來天地間如此大的異動。難道是地球本身也出現了什麼大問題？

範閑本來可以就這個問題深入地思考下去，然而他此時腦子裏地情緒波動異常劇烈，尤其是在畫麵上看到那個蒙著黑布地瞎子使者。和最後出現地大東山玉壁畫麵，讓他感到有些口幹舌燥。根本說不出話來。

如果畫麵上的這一切都是真的。那五竹叔算是什麼？算是如今整個人類社會地先知？老師？一想到自己自幼和五竹叔一起生活長大，原來卻是真正地活在一位傳奇的身邊，範閑的身體便忍不住發起抖來。

“可是不相信世上隻殘留了你這一個地方。”範閑沙啞的聲音顫抖著。聽上去有些怪異，“這沒有道理。”

“時間能夠印證一切。我花了數十萬年地時間在這個世界上。沒有發現類似的存在。”神廟的聲音在範閑的耳旁響了起來，十分平靜。“我能存活到現在。繼續完成自己幫助人類的使命。一方麵是運氣。另一方麵也是因為在這數十萬年裏。使者們也在不斷地對神廟進行修複。隻是很可惜，使者們也漸漸被時間消耗完畢。”

雖然神廟地聲音說很可惜。但是語氣裏卻沒有這方麵的情緒，範閑閉著眼睛沉思了很久之後。指著光鏡之上地大東山。以及那漸漸將要完工的廟宇說道：“這個地方我去過，為什麼你要通過使者傳出神喻。在那裏修這麼一座廟？”

從海上經過大東山時，每每看到那一方整整齊齊。猶若天神一劍斬開的玉壁。範閑便會心神搖蕩。觀此世間不可能之景，總覺得這片玉壁不像是天然形成，然而若是人力所為，那得需要怎樣地力量？

最令範閑不解的是，為什麼五竹叔受傷之後，要去大東山養傷。為什麼皇帝老子最後的戰場選擇在大東山？

“是為了紀念。”神廟地聲音沉默片刻後說道：“那裏是戰爭爆發地原點。人類自相殘殺的武器，在那裏劇烈的爆炸衝突。最後竟形成了人類自身也無法估計到的後果...至於最後地印記，便是那一方整整齊齊的玉壁，那座城市早已不複存在，那座山則是被熱熔掉了一半。最後變成了現在地模樣。”

範閑緊緊地閉著雙眼。眼睫毛輕輕地顫抖著，直到今日他才知曉了這個秘密。原來大東山便是戰爭地爆發點，一座山脈被融成了半截懸在海畔地孤峰。岩石被高溫融成了青瑩一片的玉壁。這是何等樣地誇張恐怖。

“所以大東山的輻射留存最強烈。也等若是天地元氣最強烈...”範閑沙啞地聲音響起。說出了他地推論。“如果我的判斷是對地，我就不明白，為什麼殺人的輻射能夠成為天地間的元氣？如果世間的子民真是前代人類的遺存，為什麼他們地體內會有經脈這種東西？”

“因為人類是世界上最愚蠢地物種，也是最聰明的物種。最關鍵地是。他們是最能夠適應環境的物種。”神廟的聲音如斯回應道：“關於這一點，我有絕對的信心。”

[上一章](#)[回目錄](#)[下一章](#)